



僑



書

天津人民出版社
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

叢書策劃

石偉

學術顧問

王得后

責任編輯

蕭振鳴

封面設計

劉文君

廖敏







偽自由書



魯迅
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香港炎黃國際出版社





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北新書局
以“青光書局”名義初版





一九三三年的鲁迅



前記

這一本小書裏的，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爲止的寄給『申報』上的『自由談』的雜感。

我到上海以後，日報是看的，却從來沒有投過稿，也沒有想到過，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，所以也不知道『申報』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『自由談』，『自由談』裏是怎樣的文字。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，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，他告訴我說，『自由談』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，但他才從法國回來，人地生疏，怕一時集不起稿子，要我去投幾回稿。我就漫應之曰：那是可以的。

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，我是常常『漫應之曰：那是可以的』的。直白的說罷，我一向很迴避創造社裏的人物。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，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，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『創造』臉。雖然他們之中，後來有的化爲隱士，有的化爲富翁，有的化爲實踐的革命者，有的也化爲奸細，而在『創造』這一面大霧之下的時候，却總是神氣十足，好像連出汗打嚏，也全是『創造』似的。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，臉上也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，所以相遇之際，就隨便談談；對於文學的意見，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，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。但這樣的就熟識了，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，他一定如約寄來，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，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。但應而至于『漫』，我已經懶散得多了。

但從此我就看看『自由談』，不過仍然沒有投稿。不久，聽到了

一個傳聞，說『自由談』的編輯者爲了忙于事務，連他夫人的臨磨也不暇照管，送在醫院裏，她獨自死掉了。幾天之後，我偶然在『自由談』裏看見一篇文章，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，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。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，拿起筆，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，因爲我向來的意見，是以爲倘有慈母，或是幸福，然若生而失母，却也並非完全的不幸，他也許倒成爲更加勇猛，更無掛礙的男兒的。但是也沒有竟做，改爲給『自由談』的投稿了，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『崇實』；又因爲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，便改題了『何家幹』，有時也用『干』或『丁萌』。

這些短評，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，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，但意思都極平常，說話也往往很晦澀，我知道『自由談』並非同人雜誌，

『自由』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，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。我之所以投稿，一是爲了朋友的交情，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，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。然而我的壞處，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，砭錮弊常取類型，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。蓋寫類型者，于壞處，恰如病理學上的圖，假如是瘡疽，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，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，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。而見者不察，以爲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，無端侮辱，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。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，原也泛無實指，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。這要制死命的方法，是不論文章的是非，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；也就是別的不管，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。自然，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，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。總之，這稱戰術，是陳源教授的『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』開其端，事隔十年，大家早經忘却了，

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發于前，周木齋先生揭露于後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，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。此外爲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，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，是怎樣的東西，和我的短評本身，有什麼關係。但另有幾篇，是因爲我的感想由此而起，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攷的。

我的投稿，平均每月八九篇，但到五月初，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，我想，這是因爲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。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，還是報館總編輯呢，我不知道，也無須知道。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，其實是我所指摘，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，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。是爲序。

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，于上海寓廬，魯迅記。

目 錄

觀 闢	三
逃的辯護	五
崇實	七
電的利弊	九
航空救國三願	一一
不通兩種	一四
【因此引起的通論】：「最通的」文藝（王平陵）	一六
【通論的拆通】：官話而已	二〇